

## 疫情之下的教育營運

報載，多間大學的校長和行政領導，主動減薪，有連續一年的。值得讚賞。但也有院校需要員工凍薪的。提醒了我們，教育界的職業還是相對穩定的，大多數是公立、半公立機構，沒有停薪、減薪的威脅。私立學校，不論是是幼稚園，還是國際學校、大專院校，則必然要面對財政的調整。

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。疫情過後，教育界會遇到怎樣的情況，因素很多很複雜，目前可以肯定說的是：未可逆料。照道理，學校的學生是一個固定的數目，也就是說，各級學校的“服務對象”，是一個不變的數目。不會因為疫症就增加或者減少了學生。但又不然。下面就純粹從營運的角度，嘗試猜測一下。

先從幼稚園說起。除了政府資助的幼兒園，香港大多數的幼稚園都是私營機構，也就是靠學費維持營運。本欄前文提過，幼稚園是教育界的“重災區”。“停課”對幼稚園和幼兒機構是最大的挑戰。

也因為幼兒教育，不像中小學，幾乎 100%靠師生之間人與人的交往。沒有了面對面的機會，就要間接地通過家長溝通，給學生安排視頻、作業、遊戲、等等。雖然我們也能看到有不少幼兒教師，創造了許多新穎的辦法，讓幼兒有盡量充實的學習生活（須知，這些創新，是真正的創新，因為不是他們專業培訓的一部分）。無論如何，到底無法與真實的園地相比。也要看家長的學識與投入。有些家長，不知道網上學習的意義，以為不回校“上學”就不算是“讀書”；或者不懂得如何操作，宣布放棄；又或者因為收入劇減，幼兒學費變成最容易消滅的開支。種種原因，造成數量不少的退學。因此有幼兒機構需要停辦，對幼兒教育的打擊，不可低估。因為停課，就沒有了收入，可以說是“課停口停”。

### 私營機構 最受打擊

這種原因之中，有些是暫時的。疫情過後，照道理不會少了原來要上學的孩子。也就是說，有些幼稚園失去的孩子，照道理疫情過後是會回來的。

不過也難說，經濟蕭條，不是一時的低落。因為資金的短絀、供應鏈的隔斷、生產的衰退、失業率上升、消費力減退、等等的因素，互為因果，形成了經濟生態的惡性循環。這是全球性的，不是一個地方的政策可以一時振興的。香港目前大家紛紛向政府伸手要援助，似乎並不意識到，更艱難的日子還在後面。

假如上面的推測有一點道理，家長付不起幼兒學費的情形，很容易出現。私立幼稚園的復原，也許就會需要較長的時間。

當然，其中有一個“積極”的文化因素：華人的家長，供子女“讀書”往往是開支的首要項目。會否因此，又使得幼稚園恢復得很快？不過，無論如何，幼兒教育的學生人數，不會增加。

中小學比較容易預測。學生人數，按道理不會有增減，因為人口還是原來的人口。但這也不能說得太肯定。起碼有兩個因素。

第一、香港目前約有 3 萬名從內地跨界的學生，中小學幼稚園都有，北區特別多。疫情過後，會不會有變化？若香港社會持續不穩定，新入學的學生也許會減少。不過這只能算是猜測。

第二、近數周回港的留學生，裡面也有中小學生，尤其是中學高年級的學生。一些家庭，在中學的高年級，就送孩子到外國（以英國為主，心儀“寄宿學校”），數目有多少，筆者沒有資料。九月開學，他們會否回去留學，又外國是否允許回去，現在實在是很難預料。假如他們之中有選擇回流留港念書的，又或者無法回去而被迫留港的，也許會稍為影響學生的總數，尤其是有歷史的學校的高年級。

## **報考高教 料有增加**

但是，即使學生的總人數不變，中小學的私立學校，很多是國際學校，看來也會遇到未知之數。國際學校與幼稚園差不多，因為疫情或者因為收入下降，會有家長退學。但是因應學校的條件，情況參差得很。

影響最大，應該是高等院校，尤其是 2020 年度的收生。也最複雜，目前還看不清。影響高等院校的因素很多。

一、出外留學的學生，估計會有明顯的下降。有幾種原因：因為政治原因不到內地升學；疫情原因不到英、美留學；美國選情加劇反華，亞洲臉孔會有欺凌風險；都是出外留學的不利因素。

二、原來不打算升學的（或許因為學業成績不滿意），因為找不到工作，與其失業，不如入學。假如不能進入政府資助的大學，他們也許寧願進入自資高等院校，又或者副學位、高級文憑。最好的選擇也許是職業訓練局；假如猜想接近事實，職業訓練局也許會需要更多的學位。而自資院校也許需要從“量”的擔憂，轉到“質”的追求。

三、近數周回港的留學生，大部分是大學生（英、美、澳、加為主），若疫情飄忽，或則原校未能復課，或則入境仍受限制，又或則欺凌風險驟增，也許被迫留在香港；他們之中，有沒有打算放棄原學籍，改在香港謀求繼續學業？還是耐心等待，希望疫情過後，一切恢復正常？他們之中，也會有因為家庭經濟收入劇變，無法支撐繼續留學，或者需要在港工作幫補家庭，不過他們不會增加香港的高等教育人數。

### **外來學生 難料增減**

情況之所以複雜而難以預料，是因為疫情、過境、經濟、政治幾個因素夾雜在一起，每個人都會有各自的盤算，暫時難以看到一個趨勢。在這種種變化之中，香港到台灣的留學生，台灣朋友的估計會上升。因為到台灣升學，疫情安穩（國際活動不多）、入境寬鬆（入境求之不得）、學費便宜（教授工資低）、政治穩定（政治牽動大學不多）。

有朋友估計，也許在香港就讀碩士的人會驟增。道理也與上面一樣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；不像平常，就算願意低工資，也要與較低學歷的爭飯碗，破不容易。創業是一個可能，尤其是網上作業。除了重新念一個學位，或者是進職業訓練局的院校從頭學起，最容易的選擇，就是念碩士。不過目前碩士學位，頗多都需要收費，需要支出。另一種出路是念研究型的碩士（MPhil）或者博士；有助學金，但是份額很少，而且學術要求很高。

這是指本港高等教育人數的增加。另一方面，外來的留學生，一般人認為不樂觀：人數會減少。筆者還是認為看不清。本科生，目前 UGC 大學可以在本校學額以外，增收 20% 的自資外地生。例如港大，20% 大大約 600 人；內地和海外學生各佔 300。一般估計，因為社會動亂，內地生報考香港的大學，會有減少；但很難說，2014 年“佔中”以後，內地報考的就沒有減少。雖然這次會有所不同，但是因為斷了美國的去路，也許在數目上會有另一類增加。外國來的本科留學生，則來自的發展中國家的不少。他們習慣於政治、經濟的動盪，而且香港處理疫情不錯，估計不會減少，甚至會有增加。

至於研究生，一般估計來自內地的收費碩士生，將會減少（將會嚴重影響院校收入）；但也有認為也許反而會增加，因為要考慮出外繼續升學，在香港可攻可守。

筆者沒有可供算命的水晶球，但是盡量探索種種可能性，總是有好處。相信各院校已經在作出種種應對的方案。最怕是過分相信自己的預測能力，只作單一方向的估計和準備，肯定要吃虧。就政府來說，也許需要及早準備為新增的高等教育學生發放資助，讓不少青年不致面臨絕路。